

哲学语法三种：从黑格尔、 马克思到哈贝马斯

汪 震*

[内容提要] 黑格尔的个人哲学语法可以视为精神成为自己不断遭到扬弃又折返回自身的对象，并通过对象不断制造出精神性的内容这一运动形态在写作上的有意表现。马克思的哲学语法本意上是反语法的，因为语法本身是一种抽身而退的抽象和解释。他提出了一种实践话语，这种话语是对哲学的根本拆解，经济的问题对思想具有决定作用。哈贝马斯则批评黑格尔的语义和语用的追求与实际和历史发展事实不符，批评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缺乏一种明确性表述，其社会理论缺乏规范基础。哈贝马斯谋求新的社会同一性的建构，它不表现为一种世界观或哲学语法，而是一种基于人们相互学习的追求彼此理解的理性谈话的基本规范。这可以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但是如果能够将微观交往的感性层面开放出来，一种不限于规范的而是体贴型的交往将会更为接近尊严和幸福的一致。

[关键词] 哲学语法 黑格尔 马克思 哈贝马斯

“哲学语法”是一个比喻，是指构成一个哲学家的作品的独特风格的那种语言和词语及其使用的个人规范，当然还包括哲学家所要传达的思想。语义或

* 汪震，女，1979年生，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精神分析学、欧洲大陆哲学等。

者思想当然是识别一个哲学家的重要因素，语用在于哲学家的实践意图，往往体现为一种伦理或道德指向，一种价值取向。我想从哲学语法说起，这可能是一个经济的切入点，使得可以暂时远离黑格尔琐碎的历史话语编排的细节，而只是讨论他的写作。

且看德里达对黑格尔的一段评论：

绝对知识的领域，乃是文字隐没于逻各斯中，是痕迹重新回到显现，是差别的重新占有，是我们在别处所说的关于原义的形而上学（la métaphysique du propre）的完成。

然而，黑格尔在这一领域的一切思想，也就是说，除末世学之外的一切观点，可以被重新理解为对文字的沉思。黑格尔是思考不可还原的差别的思想家。他恢复了思想的地位，把它重新确立为生产符号的回忆。我们曾试图指出，他把书写符号的本质必然性重新引入了哲学话语，也就是说重新引入了苏格拉底式的话语，而苏格拉底的话语始终相信不留书写痕迹也照样谈论哲学：黑格尔是最后一位书本哲学家和第一位文字思想家。^①

德里达表达了黑格尔的整个写作经济学、概念分布的一个特征——绝对精神吸收了一切差异，辩证法围绕差异而展开，正、反、合吞吐着差异，仿佛“Fort-Da”的游戏，并且黑格尔对语言和逻各斯充满了毫不怀疑的留恋。

一 黑格尔的哲学语法

哲学之难仿佛掌握某种新的语言。如果能够理解、复制、模仿某一哲学思想，那就势必要了解承载它的语法。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到过一种存在于哲学家那里的“词语的怪癖”，他说不能夸张夸大这些怪癖，但是“这种怪癖确实是思想的古老需要。而且，思想家恰恰是在要思考至高的东西时才顺从这种怪癖”。^②

那么，黑格尔如何写作呢？《法哲学原理》中有一处明显的提示：“艺术

①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5~36页。

②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9页。

作品乃是把外界材料制成为描绘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那样一种物：它完全表现作者个人的独特性，以至于它的仿制本质上是仿制者自身的精神和技术才能的产物。著作品借以成为外在物的形式，与技术装置的发明一样，都是属于一种机械方法。在著作品中，我们只是用一系列零星的抽象符号，而不是以具体的造型把思想表达出来。在技术装置的发明中，全部思想都具有机械的内容。如果把这些机械的物品作为物品来制造，则其制造的方式和方法是属于普通的技艺。但是在艺术作品和工匠这两极之间有着各种不同阶段，有时多带着些有时少带着些这一头或那一头。”^① 那么黑格尔作为“著作品”的创作者，也处于艺术作品和工匠这两极之间的某一位置，他的作品兼有这二者的特征：具有个人的独特，又具有机械性的内容（例如抽象符号、概念术语）。

《精神现象学》序言相当于黑格尔语法体系的一个规划“根据我的认识——这个认识必须仅仅通过体系本身的呈现才得到捍卫——，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②

这里要引用一段较长的文字，足以把黑格尔对于精神的使用交代清楚：“认为绝对者即精神，这个想法表达出来的意思是，真相只有作为一个体系才是现实的，或者说实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主体。‘精神’是一个最崇高的概念，它属于近代和近代宗教。唯有精神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它是一个本质或一个自在存在者，——它置身于各种情况里面，自己规定着自己，既是一个他者存在，也是一个自为存在——是一个在规范性或外在存在中仍然停留于自身内的东西。换言之，它是一个自在且自为存在着的存在。”^③ 这个自在自为的存在除了对有意识的人而言是如此，“它必须对自己而言也是如此，必须去认知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知道自己就是精神，也就是说，它必须成为自己的对象，但却是一个直接遭到扬弃的已经折返回自身的对象”。精神自己从对象那里制造出精神性的内容或者“纯粹概念”，对对象而言它们是客观的要素，对象因此而获得实存，仿佛在精神的以太之镜中对象自己返回自己或看到了自己，“当精神这样发展起来并知道自己即精神，它就成了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76页。

②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41页。

③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16页。

性，是精神依靠它自己的固有要素而为自己建造起来的一个王国”。^① 精神作为以太之镜就在对象的旁边，看着对象，回想自己。黑格尔从一开始就预知了精神活动的一切场景，他的科学是靠“精神”的语法提前预支的，“在一个绝对的他者那里进行一种纯粹的自我认识活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以太是科学的基础和根基，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知识”。^② 精神作为以太就是黑格尔的普遍语法，早已被黑格尔熟悉并利用，开始精神现象学的历程。

这是黑格尔的个人语法：精神成为自己不断遭到扬弃又折返回自身的对象，通过对象不断制造出精神性的内容，“当精神这样发展起来并知道自己即精神，它就成了科学”。^③ 精神现象学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转变过程”。^④ “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承担起概念的劳作”。^⑤ 通过精神的直接实存意识这个中介，概念的劳作就是上述科学的转变过程的反映。辩证运动的要素就是纯粹概念，“就此而言，辩证运动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体。因此，没有什么内容能够一方面表现为一个作为载体的主体，另一方面却意味着一个谓词”。^⑥ 在此前提下黑格尔发明了自己的辩证的眼光或语法：“按照我们对于思辨事物的本性的洞见，一切呈现过程都必须保留辩证法的形式，不可接纳任何尚未在概念上得到理解把握的东西，以及任何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⑦

但是阅读黑格尔的读者会发现他在细节之处的令人惊叹的细致性，如黑格尔了解心理学意义上的细微感性，并且注意到可以将这些感性内容转化成一种哲学格式，一种规范化的格式，这一语法是宏大的，但在细节展开之处又是细密的。例如，在《法哲学原理》中他说：“法学的内容可以按照它的所有个别环节，例如权利、所有权、道德、家庭、国家等等，用下列形式来加以阐述：人生来就有对权利的冲动，也有对财产、对道德的冲动，也有性爱的冲动、社交的冲动，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愿意采用更为庄严的哲学格式来代替这种经验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16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17页。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16页。

④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18页。

⑤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37页。

⑥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41~42页。

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42页。

心理学的形式，那末，按照前面已经指出的在现代曾经而且还在自命为哲学的东西，就可以唾手得到如下格式：人在自身中找到他希求权利、财产、国家等等这一意识事实。此外，在这里是以冲动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同一内容，随后将以另一种形式即义务的形式出现。”^①自我意识把意志冲动提高到思维的普遍性，作为思维在意志中贯彻自己，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完全包容了康德的形式道德律同时又囊括了康德放在一边的感性因素，同时康德的自由意志被黑格尔带入现实的无限运动之中成为意志的理念，成为希求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自由精神的绝对规定，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绝对冲动，是以它的自由为对象的，——把自由变成不仅从自由应该是精神本身的合理体系这个意义来说是客观的，而且从这一体系应该是直接现实这个意义来说也是客观的”。^②很明显，自由精神的绝对规定是一个不断运动的体系：“自由的理念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法……道德、伦理、国家利益等每个都是独特的法，因为这些形态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规定和定在。只有当它们在同一条线上都要成为法时，它们才会发生冲突。”^③黑格尔的语用追求使他将这一体系封闭起来，但如果对哲学语法加以充分的抽象化（所以哈贝马斯的微观交往行为理论能够将感性的规范性商谈挖掘出来），则可以将黑格尔这里提到的道德、伦理与国家的利益的差距弥合起来。

黑格尔的哲学语义有大量的细节，人们对他的许多反对都是基于其哲学语法和语用，但是其语义可能还有潜力。马克思最终是反黑格尔的语法和语用的，但在语义层面他不停地借用，例如黑格尔说的“概念的运动原则不仅消融而且产生普遍物的特殊化，我把这个原则叫做辩证法”。^④如果真实就是辩证法的话，那么黑格尔的语法语言就是一种非真实了，马克思采纳了普遍物的特殊化运动，只是这一运动不是依赖概念运动，而是现实中的物质生产的感性的运动。

黑格尔对自己的语言力量具有自信，譬如他相信“哲学全书统含着一切真实的科学”，《哲学全书》有着其他全书不具备的特点，后者只是知识的汇编、聚合，只是一种偶然，《哲学全书》首先就排除了语言学，黑格认为“语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9页

②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6页。

③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7~38页。

④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8页。

言学”只是“单纯的知识聚合体”。^①但是黑格尔自己可能遗忘了自己语法的单纯性和一种单纯的目的性的选择，这成为他的哲学语法的粗暴一面。

二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以及马克思的哲学语法

马克思也清楚黑格尔的词语的暴力，提出了一种实践话语，这种话语是对哲学的根本拆解。哲学从精神开始跌落，现实的、经济的问题对思想具有决定作用。

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的所谓“合理的内核”是辩证法。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在它原来的形式上，是完全不中用的。^②辩证法是合理的内核，但在黑格尔的形式上不中用，那是怎样一种形式呢？是以自我教化，以精神为归宿的语法形式。如果这种语法形式仅仅就形式而言会不会影响到辩证法的真义呢？会。因为辩证法以一种语法形式为归宿的话，仍可以说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仍没有摆脱一种语言－观念的教化，还不是彻底的。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给黑格尔剥去的语法表皮是带着肉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一种语法最终会影响到他的语义追求：以一种观念－语言－精神的自我教化为归宿的方法，会造成一种虚假不实的自恋；尽管黑格尔可以说这是非人称的精神的自我展现，但是这种非人称的展现回收为哲学仍落脚于观念以及神秘的缺乏动力源自我教化。

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处境来思考一种未来的降临的哲学，这是不以任何现成观念为落脚点的绝对运动。“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③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头脑开始的。马克思评论黑格尔，“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④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论述的一切感性现实以及人的本质最后都要朝向精

① 黑格尔 《哲学全书纲要》，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页。

② 黑格尔 《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中译者前言。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3页。

神，“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①而马克思则相反：“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因此，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②马克思那里具体鲜活的感性活动把自说自话的精神的以太之镜击碎了。马克思看穿了黑尔所使用的哲学语法。

黑格尔的确看到了劳动带来的异化，马克思所赞赏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③

但他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面：“黑格尔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办法，来辩证地否定资本主义。他不能把否定作为事物本身的扬弃，扩大到当代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去，终于同他周围的社会现实相妥协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④这也是因为黑格尔的落脚点是观念，观念的循环再生和回收本身就是黑格尔的特色，一种个人语法，意识的对象成了意识要克服的东西，“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⑤不过，这种个人语法的确可以映射和吸收其他现象、语法和现实，仍可以无限续写，不停修改。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语法规则是打破了任何对于语言的依恋，它撑破了语言的胃壁而直接来到现实，形成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科学的全新科学，阿尔都塞反复强调过的科学。黑格尔的自我教化所具有的僧侣本性之残余也被马克思扬弃了，“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他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⑥黑格尔是否对自己的僧侣本性有所认识呢？或者我们应该怎样来评判他的个人语法呢？

黑格尔说：“我怎样能够居然以为我在这个逻辑体系中所遵循的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8页。

④ 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传》，刘半九、伯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5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页。

或者不如说这个体系在它自身中所遵循的方法——在细节上就不能还有很多改进、很多的推敲呢，但是我同时却也知道它是唯一真正的方法。”“这种阐述还会给精神一个方法排列的整体的图像，尽管整个结构的灵魂，即生活于辩证中的方法本身并未在那里出现。”^①

这表明黑格尔明确知道自己诉诸文字的体系肯定是不完全的甚至已经远离了活生生的辩证法本身。那么，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人们仍可以将黑格尔的语法视为一种表达其精神科学的文字上的权宜之计，马克思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明确给出一种哲学的描述，因为他知道现实的绝对运动不会固定于文字之中（因此，他称黑格尔的哲学为一种“虚假的实证主义”，或者“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总是避免或者无暇总结他对自己哲学的思考是有道理的。

马克思的哲学语法本意上是反语法的，因为语法本身是一种抽身而退的抽象和解释，不存在一种关于世界与人的元语法。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是接近于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倾向的。

三 哈贝马斯对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批评

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导论第1页就批评：“马克思奇袭黑格尔。”“奇袭”就意味着一种迅速、意料之外，一种跳跃，但可能跨越得太多了，主观的时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修补。黑格尔对于精神—意识的语法的强调可能在另一方面是不能低估的：“用语言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的主体间性，预示着类的历史的更新；类的历史的更新才使社会文化学习的层面有了可能。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的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③“理论可以被归结为进行研究的主体的认识成就，规范系统可以被归结为生活在一起的主体意志的形成。”^④

① 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周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388页。（这两处中译文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36~37页、第40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第107页。

③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页。

④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9页。

自我结构和世界图像结构之间存在共同性的设想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哈贝马斯为这一图像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版本，相较之下马克思则显得具有一种启示学的激进，他无法落实。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提出了一种同普遍自我结构相一致的集体的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都被描绘成未来，因而成了政治实践的任务”。^① 这种反思的同一性不以回顾的方式同理论学说以及生活方式相联系，它“是以预见的方式同生产规则和纲领相联系的集体同一性的第一个范例”。^②

马克思对于自己的哲学缺乏一种明确性表述，正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今天只有当人们成功地重建为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时，才能建立起不把自己局限在元伦理学陈述上的哲学的伦理学。”^③

“当马克思把被压迫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理解为生产力时，他就在社会发展的两个发动机之间，即在技术 - 组织的进步为一方和阶级斗争为另一方之间建立了一种混乱的、诚然是没有得到充分分析的联系。”^④ 即阶级斗争的变化如何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马克思没有一种规范性的分析，有的只是启示学的预见。

尽管如此，哈贝马斯承认马克思的启发性在于为社会循环过程和阶级结构之间以及价值关系和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转换规则，他也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一种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资本主义也是这一进化理论的环节。不过，他还是认为马克思走得有点远，因为“关于一个社会组织原则的假定，关于可能发生的结构变化的学习能力和活动领域的假定，在历史的发展对生存危机的界限未作出检验之前，从经验上是无法明确加以检验的”。^⑤

也许再为世界寻求一种喜闻乐见的语法是无效的了，哈贝马斯提出一种交往理性，一种规则性的行动指南倒是有可能的。这是把马克思的指针进一步操作化和规范化了。哈贝马斯认为其交往行动理论本身就具有多元主义性质，既

①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0页。

②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0页。

③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4~5页。

④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3页。

⑤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9~30页。

非独语也不是一种霸权话语，在他看来：“哲学的基本概念不再构成一种特殊语言，尤其是不再构成一种同化一切的系统，而是提供对科学知识作重构式利用的手段。（黑格尔就用他的哲学语法重构了几乎当时主要学科并成为一系统——引者注）一种其能力仅限于关注基本层面概念之清晰性的哲学，由于它的多语性，将在元理论层面上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互融贯。”^①

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的真正动力源是同一性问题，即现代的自我同外在的自然、内在的自然的分裂，以及建立在二者之上的与社会分裂的三重分裂，具体一点说即是自我与现代自然科学所占领的全然客体化的自然领域相对立，人的自然本性、欲望、爱好和资产阶级法律的和形式主义伦理学的普遍规范的对立，以及在这二者之上人与社会的分裂。宗教已被自然科学所驱逐，黑格尔赋予哲学完成弥合上述分裂的使命，他提出一种甚至高出了宗教所提出的建立同一性的要求，在黑格尔那里，“现代的统一性问题，即自我与社会的分裂问题，在不了解自我或者精神同整个自然界的绝对同一性的情况下，是无法解决的”。^②自我就是辩证法的原始概念，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的统一，力求绝对必然性和自由意志的偶然性相互和解，就是对现代同一性问题的解决。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的这一战略构思具有惊人的要求和巨大的实践力量，“从原则上讲，黑格尔能够把一切现象都纳入绝对精神的自我中介过程中”。^③如果把黑格尔哲学定位为分裂的现代自我追求统一的尝试的话，那么其哲学语法在今天仍有其效力，但是如果说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则这一局限就不再是体现在语法上，而是体现在语用和语义上。一位作者只能供给他所处世界中的语用和语义，而语法则有可能保留下来成为一种风格、遗迹或者备选的战略。

所以与马克思不同，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的批评也主要是在上述语用和语义意义上的，黑格尔自己的那个语义和语用是可以判定的，即“现代社会在拥有主权的立宪国家中找到了它的理性的（合法的）同一性，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同一性作为理性的同一性来表达”。^④问题在于这一语义和语用与实际和历史发展事实不符，黑格尔的完美的同一性立宪国家和任何有阶级的国家一

①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页。

②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4页。

③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5页。

④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6页。

样，“国家组织必然会使局部利益在整体利益面前具有一种特权地位”^①，最终导致权利和财富不平等分配的制度化。另外，超国家的联系，使得国家主权活动领域受到限制，使得黑格尔当时对欧洲国家制度的判断过时了（他认为主权国家乃是地球上的绝对权力）；由于在今天社会活动的复杂性使得国家难以通过规范来达到一体化，“人们今天似乎有理由认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在不依赖于政治的和规范的一体化的情况下，似乎已经形成”。最后一点是，历史的发展与黑格尔的语用追求不一致，立宪国家和政党而非国家成为集体同一性得以承认的形态。例如共产党是第一次体现了维护和追求普遍性的政党，这种普遍性在国家的伦理总体性中体现为一种未完成时，需要从实践上得到实现。哈贝马斯认为“在今天，社会的同一性不会再存在于一个组织中，无论是在单一民族的国家中，还是在同国家平行的政党中”。^②

四 哈贝马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法

回到哈贝马斯自己的观点上来。他设想一种新的复合社会的理性同一性是可能的。在批判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基于他的交往行动和学习理论，他设想：

一种新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社会同一性，既同既定的领土无关，也不以既定的组织为根基。新的同一性，不可能再由从属关系或成员资格来决定……集体的同一性是在具有普遍的同样的机遇参加这样一些交往过程意识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些交往过程中，同一性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学习过程。这些构成价值和规范的交往，绝不总是具有对话的精确形式，也并非总是制度化的。因此，不可能期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类的交往。这类交往往往是宽泛的，它们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源自“基础”，并渗透到各种微小的有组织的生活领域中。它们具有一种集团政治（subpolitisch，笔者以为作“亚政治”理解可能要合适些）的性质，这就是说，它们在政治决断过程之外进行；但是，它们间接地影响政

①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8页。

②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81页。

治系统，因为它们改变着政治决断的框架。^①

这个新的社会的同一性不表现为一种世界观，而是一种基于人们相互学习的追求彼此理解的理性谈话的基本规范。所以，哈贝马斯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启示学的缺乏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的弱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

哈贝马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具有反思能力因而也对政治行动的目的有益，“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是同革命的理论 and 战略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局部理论”。^②

哈贝马斯怀疑社会劳动概念不能充分表达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形式的特征，例如符号互动下的人可以通过其社会角色对他人施加社会影响。所以劳动固然是基础性的，设置先于语言，但用来描述人类生活的再生产也只能是局部的。因此，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升式的发展模式，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也不是全然恰当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在准确地表达社会发展水平的普遍性上不够抽象”。^③“我认为，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借助于学习能够成为现实并把社会的某种新的学习水平制度化的种种革新。”^④“人类不仅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学习，而且在对于相互作用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德 - 实践意识的领域中进行学习。交往行动规则的发展，是对工具行动和战略行动领域中出现的变化的反应。但是，交往行动的规则在这些领域中遵循的是自身的逻辑。”^⑤所以哈贝马斯重构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的标准：“同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完善相联系的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学习能力在两个方面的进步：客观化认识中的进步和道德 - 实践洞察力中的进步。”^⑥

哈贝马斯的批评者没有注意到他的交往理性是可以和法国思想里微妙精

①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85页。

②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04页。

③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24页。

④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24~125页。

⑤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20页。

⑥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45页。

神 (esprit de finesse) 相匹配的理性因素,可以说交往理性就是一种“微妙理性”,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再次同一,这么一来黑格尔的哲学语法似乎可以再次将哈贝马斯的哲学进行语法回收,但是由于黑格尔语用学的失效,这种回收也就显得意义不大了。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具有一个“经常被人低估的多元主义特质。哲学的基本概念不再构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尤其是不再构成一种同化一切的系统,而是作为一种对科学知识作重构式利用的手段。一种其能力仅限于关注基本概念之清晰性的哲学,由于它的多语性,将在元理论层面上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互融贯。因此,交往行动理论的基本设定也分成各种不同论域;在那里,它们必须在自己碰巧进入的论辩情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①

所以,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一种自觉性,即对于哲学语法的自觉,在形成自己的理论时他看到了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缺乏根本性,“批判理论一开始就在琢磨一个难题,即对自身的规范性基础作出阐释”。^②

至于马克思的哲学语法,阿尔都塞认为是人们需要自己总结和发展出来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那里至少在文本中并不存在一种哲学语法,从他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只有不断的分析和写作,一种尚在路上的写作的进行时。所以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的哲学语法学的特点,即没有什么确定的语法。也许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没有语法的哲学,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它首先是一种行动。行动扬弃了语法这一提法,但行动可以有一种规范的追求。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由于将认识归结为生产行动完全遗漏了对社会中“认识、表述与行动主体之能力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③,取消了工具性行动与自然及社会交往行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那里存留的只是一种局部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基于规范性的商谈理论的交往行动理论具有一种行动中的规范,如果非得说它的弱点,那么我想说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即一种规范的强调——这种强调达到了一个广泛而深入的境地,但是正如齐默曼所注意到的那样,哈贝马斯没有挖掘审美式商谈的潜力。可以说,审美的商谈结构和规范性结构是康德早已揭示出来的,这是康德美学的一个重大独创。但是

①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页。

② 德特勒夫·霍斯特 《哈贝马斯》,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8页。

③ 德特勒夫·霍斯特 《哈贝马斯》,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7页。

应该注意到美和感性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境遇化的、偶然性的领域。如果要为每一种偶然分配一种规范是可能的话，那么规范理论将成为一种适用范围更为微观因而更为深入的领域。甚至这一规范领域能够将法国思想中的细微精神传统合并，情绪的敏感领域同样可以作为个人化的甚至风格化的微观规范。因为在情绪、感性、审美等微观领域，共通感意义上的规范性是存在的，但同时又和个人偶然性和单子性相容。不过应该承认，由于存在不可逾越的系统和个人的差异，仍需要一种交往和商谈的宽容性。

只要一个人在说话，他就提出了真诚性、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规范性要求。一方面审美的规范性是审美中共通感的结构，另一方面审美又具有超出规范性的个人化的风格要求，我称之为生动性和真切性，这是归属于个人的偶然层面的东西。所以在发现自己理论的规范性前提的同时也应该发现自己理论的超规范的偶然性层面。甚至，我认为在微观层面理性规范的要求和感性、情绪的特征可以达到融合。在此我想引用卢梭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话：“我的目的是了解我灵魂的变化和其间的来龙去脉……从某个方面来说，我要在自己身上从事的活动，类似物理学家为了了解每日大气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我要把气压计用在我的灵魂中，长期持之以恒地进行细心的测量。”^①在我看来，气压计就是灵魂中存在规范的隐喻。如果说审美领域或者感性、情绪是不可忽视的相互理解和体贴的因素，那么这一领域提供的则是一种对多样性和个性加以关注和体贴的要求，这一要求超出了“规范”或“效力”的语义。哈贝马斯的具有多语主义特征理性的哲学语法学，本身是完全适合这一细微层面进行活动的，他却把这样的带有感性经验的交往看作一种“附属性的”认识风格，认为这种风格影响了自我走向独立，“甚至象征着不自由”。此处哈贝马斯跌倒在康德曾经跌倒的地方，他说：“自我的同一性指的是这样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把自身限制在使尊严同幸福如果不能同一，那么却能使二者结合起来的意向中。”^② 尽管在这里德与福的不一致微观化为尊严与幸福的不一致，但是这种不一致的克服仍然是在意向中才能完成的，如果能够将微观交往的感性层面开放出来，一种不限于规范的而是体贴型的交往将会更为接近尊严和幸福的一致。

① 卢梭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袁筱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1页。

② 德特勒夫·霍斯特 《哈贝马斯》，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3页。

辩证逻辑的语法，启示的超语法，微观实践的规范化语法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相互吸收的态势。我也陷入了一种语词的夸张癖中，乐于在对三人的文本的孤独的阅读中完成一种在微观规范下的自我教化，希望有一天能够启示更多人，但是毕竟没有这种希望的资格。

Three Types of Philosophical Grammar: From Hegel , Marx to Habermas

Wang Zhen

/ 049

Abstract: Hegel's philosophical grammar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the movement of mind in writing: mind become the object of his own which keep suffering aufhaben and back to itself , and keep creating the mental contend through object. Marx's philosophical grammar is an anti-grammatical , because the grammar itself is a withdrawal , interpretation and abstract ; he put forward a practical discourse ,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dismantling of philosophy ; economic problems play a decisive role to thinking. Habermas criticizes Hegel's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ursuit do not match the reality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facts ; and Marx lacks of a clear expression to his philosophy and the norms of its social theory. Habermas seek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 identity , which does not manifest itself as a world view or a philosophical grammar , but a basic norms based on the rational conversation pursu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mutual study ;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mbodimen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but if we can disclo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the micro-communication , we can get a new communication model which is not limited to norms but more considerate and it will be closer to the dignity and happiness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Philosophical Grammar ; Hegel ; Marx ; Habermas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Husserl's Critique of the Epistemology of Kant

Can Xue

/ 067

Abstract: The argumentation of this paper pivots around Immanuel Kant's